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戰國策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

(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二)

卷十二

齊五

蘇秦(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軍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砥(一作)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衞非(一本非下有有字)強於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强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强曾本無强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骨本作折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醜。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禮。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昔（一作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作惡）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一作柩劉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之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佚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則爲而）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而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曰字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衝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譖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一作亡。）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甌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www.ertongbook.com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有。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傲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徽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殊。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敎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彆（音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宇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晃。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脩（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瞽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粮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聞。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以。一作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格。古音亦叶。）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淖君之亂。一下添。雝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q